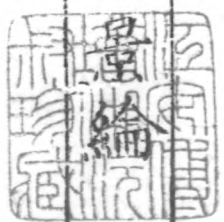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卷之四

廬陵羅大經



蔡攸辭酒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頗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
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孰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
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
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歎也

酒有和勁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
楊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
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為也余嘗謂與其

見賢而不學
見不賢而不見

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學時同舍以思堂春
合潤州北府兵厨以慶遠堂合嚴州瀟洒泉飲之甚佳
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德矣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
于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
劑量合而為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風味頓奇索余作詩
余為長句云小槽真珠太森嚴兵厨王友專甘醇兩家
風味欠商畧偏剛偏柔俱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
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杓之混融併作一家春季良
不用笑伯高張竦何必譏陳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
柳下成一入平雖有智難獨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
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

問學當日新更將此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
觸處便饒舌以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
太白眠金尊只為只注此味切持於物

○物產不常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又曰
終南何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柎也陸璣曰俗杏而實
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
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宋朝則詩與歌詞連
篇累牘推為群芳之首至恨離騷集衆香艸而不應遺
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
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

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祭，煇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為惡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與為之賦，李太白為之詩，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曰尤盛。至於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支，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支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

聞至今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為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所譜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槧入，曾未有一話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須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為勾漏，今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為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然也。巴邛閩嶠，風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

宋朝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多奇士
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中興講和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
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
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漑水之勳闢士倍於晉師可決
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
年壬午內禪孝宗即位銳意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
以內機入奏拜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金高宗問曾見
仲賢否對曰臣以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
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

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
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
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
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
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
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
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著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
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
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
事成他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
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

聞金人議欲尊我為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畧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忍違也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使作何不試打筭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筭報卿後打筭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志士死飢寒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餓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為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其一其內

子與趙挺之：內親姊妹也乃為趙假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即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識德望曳絲乘車食養賢之鼎其誰曰不宜然志節清高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皜：乎不可尚也陸龜蒙杞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略有二子風味揚子雲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楊誠齋曰李杜饑寒能幾日却教富貴不論年

儒門罪人

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

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 氣之先見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也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果木秋冬生花有山礬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此山為余言之

○ 山靜日長

唐子西詩云山靜侶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茗啜之隨

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盡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艸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飽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綉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三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

此句之妙哉。人能真如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日本國僧

余少年時於鍾陵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

杜陵論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為五胡亂華，為六朝幅裂，其所關係甚大。中營隕星之變，天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纔四十四，初非癯老不任勞苦之時，况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逸，而顧獎精神於瑣事，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龍洲詩聯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指身處世妙訣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
真而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
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
驀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
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
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
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皆
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為喜歡緣矣此處真世之法也
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
言孫之說矣好畫言以翹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

也可不戒哉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
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為宮僚賀光宗誕
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者服其
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高宗
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
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
年頗侶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為天下先

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斡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爲韓報秦擯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

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 誠齋夫人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芡躬紡績以爲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

止於銀衣止於綉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力輸租其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裳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纈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獸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亾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

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則善心生逸則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緹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真而朝夕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

○ 籠東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竅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

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之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諝劾之李愬進馬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范石湖使北

宋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宋朝陵寢所在願受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商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力以為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自為一書述聖語至虜庭納之袖中既跪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乃葛王也性

寬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大宋皇帝別有聖旨難載國書令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館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群臣或不平議羈留使人而虜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與國書中明報仍先宣示使臣不墮欺罔之罪虜主許之報書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聽事須審處邦乃乎休既還上甚嘉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京會同館守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浮漚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

常調官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官省錢

五代史漢王章為三司使征利剝下緡錢出入元以八十為伯章每出錢伯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為官省錢者自章始然今官府於七十七之中又除頭子錢五文有奇則愈削於章矣

民兵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又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宋

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鬥一呼即集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蓬開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為一隊長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虚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為官軍所

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
撼荆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
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畧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
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荆
州與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
劉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賊入肝脾裏
何以爲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要糧此間
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仗節而死耳郭聞之悚然某之
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文鑑

孝宗命呂成公詮擇國朝文章成公盡繙三館之儲踰

年成編賜名文鑑周益公承制譔序云建隆雍熙之間
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熙寧
元祐之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
則同成公爲此書朱文公張宣公殊不以爲然謂伯恭
先意思承當此事便好截下因以發明人主之學昔溫
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
精力况文鑑乎

辛幼安詞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
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
艸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

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娥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
如賦。脉。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
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
怨。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湏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
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
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盛德也已。其題江西造
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
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
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虜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
口。不及而還。幼安自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
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詞云。千古江山無覓孫仲謀處。

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州樹。尋常巷陌。
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家子。草
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二年望中燈火。猶記
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
頗老矣。尚能飯不。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朱文公
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鶴林玉露卷之五

崇恩堂

城呂氏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讀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奉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為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

三行各表三

蓋于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者是可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薦呂臣

楚薦呂臣奉已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已嗚呼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之間懷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薦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仁字而已宋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見得此箇字分明

蘇黃遷謫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

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駢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張林語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閻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阿附

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溫人，皆王陵。

則呂氏不敢動矣。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

○ 狗犬

東坡云：養狗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狗；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 南中巖洞

桂林石山，在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忽嶒峩。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虛無海上山。皆

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暗洞之瑰恠，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湖嘗游焉，燭盡而反。余嘗隨樵林伯趙、李仁遊其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巖，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隔宿異世。李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畧曰：瑰竒恣搜討，貝闕青瑤房。方隘疑永巷，我敞如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牕。仙佛肖彷彿，鍾鼓鏗擊撞。鼎：左顧龜，信：欲吠虎。丹竈儼亡恙，芝田藹生香。搏噬千怪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澆，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剌刻，乾坤真混茫。入如深夜暗，出乃曛日光。隔世疑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

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此流，令結小椽，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所石如虎豹，猱攫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崖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傳公謀詞

宜春傅公謀詞云：艸：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紗牕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踏雪水村清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門看，有誰來。

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孰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連可歌也。許及之爲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煙。二龍飛下卓篙泉。銀河掣電連宵雨。綠野翻雲四月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登黃閣。都與寰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作酸文。嘗作無遮榜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艸。夕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食節。甚工。

冬狩行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誠。將帥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行曰。草間

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警將帥也。又白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烏乎得不哀痛塵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也。

舉事輕捷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役。寇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道遙子。即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知此。乃能壓難成功。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

有謀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如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周文陸詩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范雲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為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使得逾乎文伯曰

欲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翌日有廖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為塵垢糝糠藉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聰聞為須遮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

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於一死者固皆可笑矣
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也

○置青櫃

杜成已爲相以爲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
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
旬日并櫃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
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
已薄矣而成已此舉亦未之思也

○慈湖詩

揚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育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
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淨几橫

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
句意清圓足覘其所養

○楊存中逐吏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
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
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居無何
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聞知告其
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
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
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
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御史可謂不密矣

雜在此更不
白喻云方

淵明詠雪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只十字而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 不忘山林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宵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不知心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一毛。其不知心者。亦往。類此。

○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

厨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

○誠齋謁紫巖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故

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至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悵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劍以忠鯁南遷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諫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孝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孝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王音不用千秋史筆

○前輩勤學

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

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窓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仕宦歸故鄉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泐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裏事禱于廟祝板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

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餘他日因得歸榮故鄉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觀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雖有此言而迄不踐樂類昌山水作思類詩退休竟不焉前輩議其無回首故廬息間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類昌

游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鐵拄杖

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得睨視嘗游後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黄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蘇黃遺文

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而文是為三益之友席子擇遭喪山谷憐其貧糾合同志者助之其辭云富貴不仁理難共語仁者不富孰能獨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願與諸君同力賑之二帖余皆見其真跡坡谷集所不載

大承氣湯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為名言也益公初在後省龍大淵曾覲除閣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覲以使事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艸制而公竟艸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曾隱公攝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為其歸其賵？魯國何為而考其宮？今也歸賵而不嫌瀆亂之譏，考宮而加嚴事之禮，徒以桓之將為君也。桓將為君，則隱之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誥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

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以著隱之不當遜，一以著桓之不當立。二者皆罪也。歐公論隱公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者，正當微顯闡幽。若但直書其事，則夫人能矣。何為游夏不能措一辭哉。

子弟為幹官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切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逐司只有一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繫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已下，可以陵轢。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

傲慢縱恣觸事情然愚意以為可且為營一稍在人下
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官幹
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
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妃樞密共父之母五哥即平
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齋疾革手自為書以
家事屬少傅韋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為築室於其里
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
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
池可魚米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筭子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

知顛倒何益於國美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殊有
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

農圃漁樵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
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茗茗一杯偃卧松窓竹榻間令
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
聞說經旬不啓關。集憲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
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
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迎午酣來雪滿船。長孫佐韓云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
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詩

偶自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草莊云南
陵酒熟愛相招。鱸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
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
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
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携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
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
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
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
薄暮歸來雨濕衣。張演云鷺湖山下稻梁肥。豚柵雞柵
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扶得醉人歸。

柳詩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
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之。取其興也。

進青魚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總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
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形味並劣。義
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
寸。上寢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
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湏其至。議之。賴
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
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
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

三言補卷五
檜三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
曰我道這漚子村果然蓋青魚侶子魚而非特差大爾
觀此賊檜之姦可見

鶴林玉露卷之五

